

尋找失落的故鄉（三）

--尋訪印度、尼泊爾、大陸、香港老鷹 21 天

台灣老鷹 沈振中

彷彿找到了，卻又彷彿失去了.....

印度老鷹在首都德里**城市路邊的垃圾、屠宰場覓食**。

也在路邊、社區、火車月台的樹上築巢。

更有**150 隻**在緊鄰某家醫院的樹上聚集夜棲。

在**舊德里**一天中隨時可見**40-314 隻**老鷹活動、停棲。

牠們就停在馬路中間分隔島上的路燈上看著下面人車來往。

站在印度**城市**的一個橋上，環顧四週可數到十對老鷹在築巢、交配。

當有人拋食時，**一百至三百隻**老鷹一起搶食。

Yamuna River 上空**20 分鐘內 625 隻**老鷹遷移。

尼泊爾的老鷹會到有名的四眼天神廟(猴廟)朝聖--可環顧整個首都谷地，從清晨的 32 隻至下午**最多停了 292 隻**。

牠們也在首都-加德滿都的城市裡生活、夜棲。

一條有屠宰場的河邊最多**158 隻**老鷹與數百隻烏鴉覓食。

垃圾集中場最多有 500 隻一起搶食。

大馬路旁的一棵大樹上有 384 隻一起夜棲。

我們住的旅館屋頂就可觀察到約**600 隻老鷹及上千隻**烏鴉在黃昏飛向牠們的夜棲地。

在大陸廣州-陽江-海陵島二天近**1000 公里**的車程中，穿越許多河川、水田、濕地、菜圃，**我們只數到十隻鳥，更別說老鷹了**。

而沒多遠的**香港依然在高度開發的山、港中聚集了 700-800 隻老鷹**。

而這些數字、現象的背後又隱藏了什麼訊息呢？

上回去香港及日本是有事先安排旅程及旅館，這回去印度、尼泊爾、大陸、香港，除了高林助介紹尼泊爾的 Lok 接待安排旅館及香港 Etta 夫婦安排旅館、部份行程外，我們依著林文宏、李翠娟、王誠之、洪麗容及印度猛禽會 Ashok Kumar Verma 在行前協助提供的部份參考地點，像是在探險，我們把自己投入一個無法預知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的國度-----當然也多了更多與**非觀光旅遊地 ”人”**的互動與了解，而最後也發現，在尋訪、了解及記錄老鷹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人”**這個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其實，與其把老鷹當作**環境指標**還不如當作**人性指標**來的恰當。

第一天 • 2001.12.27 • 在 Rajinder Nagar 的 Hotel Magha Sheraton 床上想：第二天就離開印度。

TG637 台北 09:20 起飛於 12:15 抵曼谷 • 再轉 TG315.17:35.往印度德里，卻因換登機門，行李共掃描二次，打開檢查二次，延遲至 19:20 才起飛 • 到德里已是當地時間 22:00(台灣 24:30). 出關時行李又掃描二次 • 出口圍著一大群接機及拉客的計程車司機，**讓人立即面對一種莫名的壓迫感** •

本想效法**印度人在機場躺著睡覺**，可省下一天旅館費，且依印度猛禽會 Ashok Kumar Verma 的建議，距機場一公里處即有鴛群，但想想：睡不好會影響次日的觀察及攝影 • 於是**在沒有預定旅館狀況下，我與梁皆得決定冒一次險**，上了一部不是計程車的計程車，**車外霧濛濛，沒有什麼標的物可知我們正在何方，往何處**。空氣中瀰漫一股濃濃的黴味，讓人覺得不很舒服 • 講好載到德里市區的旅館區，他們卻把我們帶到一個旅遊服務處，卸下行李，服務處強要我們到他們指定的旅遊區(數百公里以外，意思是還要包他們的車)—**在看過我準備的基隆鳥會印製的老鷹摺頁後，是那裡才有老鷹，他們在這裡住那們久從沒看過老鷹，他斬釘截鐵的說：德里沒有老鷹** •

此時已過 24:00，我們只想找個旅館睡覺，他們見我們執意住在德里(其實那時我們根本不知自己被載到哪.)，於是狠狠的敲了我們一筆：行李再上車，載我們到附近一家不怎麼高級的旅館—**一晚 50 美元說好不加稅，車費算兩趟** •

躺上床已 28 日的 01:00(台灣的 03:30)，對印度失望且難過，他們竟真用如此的態度對待外國人(雖在行前已看了很多有關印度旅遊報導—要留意此類行爲，我仍然被這真實的際遇爲印度感到傷心) •

我真想第二天就逃離印度 •

第二天 • 2001.12.28 • **展開一場意外豐收的冒險之旅**

一早，我們被老鷹的叫聲叫醒 •

上屋頂一瞧，老鷹停屋頂，**還在旅館旁的一棵獨立菩提樹上築巢** • 而這大樹竟是被社區房子所圍繞 • 牠們就在社區房子旁的垃圾堆裡找巢材 • 回房間，由窗戶即可見那棵大樹，果真如猛禽研究會的文宏所言：**不用找，旅館窗外就有老鷹--而且還築巢** •

這一切都是天意吧—**到達時的傷心難過竟是如此意外收穫的前奏** •

雖是如此好的觀察及攝影環境，我們卻不想在這麼昂貴的旅館再住 6 天 • 於是一早就退房(**又加收 10 美元稅金**)，梁留在大樹附近拍照(垃圾堆有牛`狗`烏鴉`老鷹撿食，社區陽台有猴子遊走)，我去了解我們所在位置及附近環境並尋找便宜的旅館 •

問居民得知，當地距德里市中心以西約 4 公里，地名是 Rajinder Nagar，**房子、樹、建築物都像是蒙上厚厚的灰塵，有一種退不去的沉重感** • 垃圾隨處丟，但公園裡有許多人餵食各種生物(他們把食物撒、放在草地上，**有如一種儀式**，就像有人對那棵老鷹築巢的菩提樹獻花、果、種子般 • 除我們外，見不到一個外國人，所以當我在路上逛並用望遠鏡看路邊的每一棵大樹時，當地居民也好奇的問我在做什麼，也有遊民伸手向我要錢 • 當然對我最有興趣的還是：馬達三輪車司機，因為他們想要賺我的錢，他們一定會問我要去哪？住哪個旅館，他們有更便宜的 • 而且**都會說別人不好、會騙人** • 因為第一晚已被欺侮過，對他們保持著戒心 • 於是，就這樣在輪流被人問、建議下，我一路朝德里市中心的 Cannought Place 走去，要去那，是因為行前收集的資料裡提到那兒有很多便宜的旅館(約 400-500 盧比 Rs) •

一位馬達三輪車司機(簡稱 P)停到我身邊，問同樣的問題後拿出一張德里地圖，而這正是我最需要的(在台灣我只買到尼泊爾加德滿都及大陸廣東的地圖，今早退房的旅館也沒有)，他還說可以載我去 Cannaught Place 再回來，只要 20Rs。我相信他的話，結果他還是載我去 Cannaught Place 裡的另一個旅遊服務處，我拒絕，請他載我回去(幾天後，我也才弄清楚那兒也不是我要去的 Cannaught Place，他騙人)。

回 Raginder Nagar 後他又把我載到另一家旅遊服務處(離昨晚那家不到 50 公尺)，我只要地圖，他們仍極力推薦他們有便宜的旅館(我的預算是 400-500Rs)，還同意讓我先看房間，滿意後再住。看這家服務處老闆並不像昨晚那家的那麼兇，就同意去瞧瞧。就這樣，**我意外的遇見一晚一房二床只要200Rs 的旅館—Hotel Royal Palace**，而且保證沒有其他費用。我就預訂了 6 天，此時已近中午。

P 偷偷的跟著我回到梁停留的大樹下，由於老鷹只在清晨抓物入巢及交配，梁覺得中午沒有什麼畫面可拍，而 P 也願意免費送我們去 **Hotel Royal Palace**。把器材安頓好後，到屋頂一瞧。真是老天安排好這一切：

環顧四週完全無障礙(昨天那家的屋頂有圍牆，只能站著觀察，而這家的屋頂無圍牆，可坐在小椅子上觀察)，旅館大門口正好有垃圾堆，也可拍攝覓食畫面。我就這樣開始了在印度德里的老鷹定點觀察—就在 **Hotel Royal Palace** 的屋頂。從中午至次日中午正好一天。

在下午的觀察中發現路邊及醫院(Ganga Ram Hospital)旁有老鷹在築巢。

黃昏時刻，近一百隻老鷹分批向醫院集中並夜棲在緊鄰醫院的樹上。

晚上原要請 P 及其服務處的人吃飯，感謝他們幫我們找到出乎意料便宜又適合觀察的好旅館，但他們只想多賺我們的錢—對我們原定要去觀察的地點(Ashok Kumar Verma 建議了很多可去的地方)，開價車資 40 美金(只送去及接回，他們卻要算司機及車子整天陪的費用)。最後，我只讓 P 於次日下午載我們到新、舊德里及 Yamuna River 繞一圈看看(因為**林文宏提及新德里是全世界老鷹繁殖密度最高的地區、洪麗容的朋友小馬在我們出發前一天建議我們去舊德里看看—因為那兒很髒、Verma 說 Y.R 沿岸皆可見到老鷹**)，黃昏再回醫院觀察。拍攝老鷹在醫院聚集夜棲。**3.5 小時行程他開價 30 美元，我殺到 15 美元成交。**

想把他們當朋友，他們卻只想做生意，晚餐最後就是我們自己解決了(他們還想介紹餐廳，我們敬謝了)。

反倒是旅館服務生(Negi)較善良、老實，對我們的觀察及攝影很好奇，不斷湊到鏡頭前一看究竟，還希望梁明天幫他拍大頭照。他一天工作十小時，沒有我們所謂的休假，月薪才 1200Rs。

入夜後，旅館前的垃圾堆換成牛群來覓食，有別於白天的老鷹、烏鴉、狗。而遊民就睡在不遠處的草地上(他們有的在白天收集、整理垃圾堆中的塑膠袋)。

**在這塊土地上的每個生命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活著。
所有的物質在不知不覺中自然巧妙的循環著。**

第三天 • 2001.12.29 • 舊德里的震撼與衝擊

早上 7 點開始，老鷹由醫院向四處飛離。

與昨天一樣，牠們仍有固定的停棲點如：屋頂、樹、天線、通訊電塔、水塔……等。有一隻固定停旅館旁另一棟大樓的通訊電塔上，由於很近，我可以仔細觀察印度老鷹與台灣老鷹的型、色差別：

印度老鷹體色較黑，腳橘黃色，鼻上的白點非常明顯。

統計自昨天中午至今天中午的 11 小時中，老鷹同時最多 26 隻出現在城鎮上空，共出現 657 分鐘，飛行 632 分鐘，停樹 281 分鐘、停通訊電塔 183 分鐘、停屋頂(含天線、小水塔)468 分鐘、停獨立大水塔 28 分鐘。

共有三對築巢，1 在路邊，2 在醫院旁。

較特別的是：**屋頂上一共記錄到 14 種生物活動---**

人、烏鴉、老鷹、鴿子、鸚鵡、松鼠、老鼠、八哥、麻雀、2 種鳩鴿、不知名鳥 3 種。

屋頂有居民放的食物、水盆供生物享用。

下午，在 P 馬達三輪車的帶領下，我們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離開 Rajinder Nagar 的觀察點不到 1 分鐘路程，**我們看到有人餵猴子、牛甚至山豬。那像是一種生活態度、儀式，不是討好或想掌控動物。也無關富有或貧窮。**

車子越近舊德里，天空的老鷹越多且飛的越低，接著的畫面變成---梁拿著 V8 搶拍，我站在路邊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馬車、人力車、人力三輪車、馬達三輪車、腳踏車、貨車、送內臟車、進出動物交易場的動物、行人在路面穿梭；而近百隻的老鷹就在路邊、車頂、馬路口低飛追逐搶由路邊屠宰場抓來的食物，有的停馬路邊或屠宰場旁的樹上進食，有的就停在馬路正中央安全島的路燈上。路面與空中一樣擁擠、吵雜(各種車子的喇叭、老鷹叫聲)。

• 天空依然灰濛濛，黴味加動物的騷味瀰漫著。

行人及警察也因我們的出現(此地幾乎無外國人)及拍攝的動作而向我們圍過來，幸好梁在出國前已備妥相關文件，而我也帶了老鷹摺頁給他們看，讓他們知道我們只是拍老鷹(屠宰場及動物交易場不讓我們進入)。

• 他們稱老鷹為 Chiel (與老鷹的叫聲很像)。

心裡盤算著明天要來此地做一天的記錄，但我也清楚當一群人圍著我們對我們及拍攝充滿好奇及興趣時，我們將會什麼事都沒法做。

三輪車在擁擠的車陣中穿梭，看到乘客直接在行駛的巴士後門跳上跳下(好像不用付車資)，**烏鴉也直接停在行駛中的運動物內臟車上進食，150 隻老鷹就在馬路上低飛、盤旋，原來有人向空中拋食物。**

在這同一片土地上，生物用著異曲同工的方式謀生。

我們由繁鬧且有水泥建築物的舊市區進入有著無數破舊矮房卻有耕地的 Yamuna River 旁，其實也不過隔幾條街而已，卻是天壤之別。從旅館到舊德里再到這 Y.R. 旁，才覺得我們住的地區還算蠻高級的。

河上的橋是用大型浮筒搭成的，P 說：雨季時，這座橋是在水面下。

橋上仍是各種人力、馬達、動物車子通行，河水灰黑色，令人驚訝的是，**在如此髒的水域竟也有數百隻海鷗(至少兩種)停棲，更令人驚訝的是在這看似貧民區的地方還是有很多人在餵**

海鷗，他們有的是帶了整袋土司，還沒撒，海鷗已飛過來，似乎已認得人了。

雖只有少數老鷹在空中飛行，我還是打算排一天來此做整天記錄，以與舊德里及所住的 Raginder Nagar 做比較，**如果老鷹在舊德里依賴屠場、在 Raginder Nagar 依賴垃圾堆維生，我很好奇：Y.R.的老鷹會吃什麼？**

下午 4 時之後回 Ganga Ram Hospital 前的小公園準備記錄、拍攝黃昏聚集，才架好攝影機沒幾分鐘，又是一群人圍過來(在印度真的是到處都會有一群一群的人及生物-天地上都一樣，悠閒沒事做，一點風吹草動就蜂湧而上)，醫院的警察也來了；這回，梁的文件及我的老鷹摺頁皆無效，因為：

我們不能拍到醫院。沒有理由，就是只能拍鳥不能拍到醫院的建築物。

(與屠宰場及動物交易所不能拍的原因會一樣嗎?)

我們就是想拍老鷹在醫院聚集夜棲這個台灣人絕對會驚訝不已的畫面，不能拍到醫院，就顯不出其特別之處。而警察卻真的很盡職的站在我們旁邊監督我們，最後，我們只能放棄

- 梁把主要器材送回旅館再拿 V8 攝影機回來伺機而動，我則繼續記錄回醫院的老鷹隻數。
- 約 135 隻老鷹在醫院聚集並睡在緊鄰醫院的一棵大樹上，樹下滿是糞便，人、車就在其中走動。

17:00 後，警察下班，梁仍小心的用 V8 攝影。

醫院前的小公園也有遊民睡覺，而地上的一種裝食物的盛具特別吸引我：**用葉子摺成碗碟狀。用餐後丟棄---仍是自然物，會回到自然循環。**

在印度第二天，我們已深深感到，我們在無意間闖入的是一般遊客不會也不想看的印度最真實的一面(兩天後當我們進入新德里時，這種感觸更深刻)。而這種真實也牽動著老鷹的生存與多寡。

第四天. 2001.12.30. 舊德里的人與老鷹

不透過旅遊服務處，我們直接請 P 接送，免的因為有更多人要分一杯羹而增加費用。他還說無論我們給他多少費用他都不會要求再增加。

他不讓我們在昨天的地點觀察、攝影，因為會有警察過問，而他今天並不陪我們，更增加了我們在此的危險性；所以他把我們送到轉角的另一條街上(其實才隔不到 100 公尺)，說這兒較安全，但是，我們才把器材卸下，馬上有一票人圍過來，我們只好問他有可能讓我們到屋頂嗎(我們天真的以為屋頂就沒人干擾)? 一個當地人馬上帶我看了幾個地點，最後決定在 Ramban 家的屋頂觀察、攝影。

當我準備一人 10Rs 小費給幫忙搬器材及找屋頂的 3 個人時，他們拒收，我以為真的遇見好人，結果他們說一人 100Rs. 而且不是現在拿，還說此屋頂有人會定時拋食物給老鷹，我未意識到這還要另外收費，等屋主到對面屠宰場拿來一袋動物內臟後，他們向我們要 50Rs 給 Ramban 後才要向空中拋食物。此時，我開始焦慮這一天還會發生什麼事。

這整個過程中 P 一直在樓下，似乎擺明了要讓他們撈一筆。與 P 約好 11 時來載梁去昨天有人拋食的地點後，我們開始了在舊德里一天的記錄。

當他們向空中拋食物時，老鷹沒什麼反應，有幾隻飛來瞧瞧，有幾隻嚐試衝下來抓皆未成功；我知道這兒的老鷹並未習慣這種拋食的舉動，**這表示這兒平常並無人拋食物給老鷹(他們剛才說謊)。**

在 9.5 小時的記錄中，老鷹共出現 570 分鐘、停樹上 565 分鐘、停屋頂 560 分鐘、在學校屋頂交配 3 次、在路邊築巢、最少 40 隻，最多 314 隻。他們成群在城市上空來來去去，在幾個屠宰場間移動搶食。由於屠宰場不讓我們進入，我們無法實際目睹牠們抓食的狀況，梁後來下樓走到較遠的一處路邊屠宰場才拍到老鷹搶食內臟的畫面，但隨及被工作的人阻止。

在屋頂看著羊群進入屠宰場，有的仍舊整群出來，有的出來的只是一車車的內臟以及一車車的帶毛羊皮，他們只用羊的毛皮嗎？剩下的肉、臟他們如何處理？---而這也關係著老鷹及烏鴉的生存問題。

印度老鷹又稱 Pariah kites, Pariah 的意思是：南印度的最下級民、賤民、被放逐者。這與牠們吃剩下的肉、臟有關嗎？而在屠宰場工作的人不喜被拍也是因為他們自認為低級嗎？

(突然發現我們中國人把什麼都吃了，一點也沒留給土地及其他生命，那我們又算是什麼呢？)

路邊有人放肉、臟，引來烏鴉及老鷹搶食，烏鴉直接停著吃，老鷹則是低飛搶抓卻老是不到。而屋頂也有貓、松鼠、蒼翡翠在尋找食物。

而屋頂的人也上演著類似的劇碼---

這兒的屋頂是相通的，當有人發現我們，先是遠觀，接著就有人又爬又跳的來到我們身旁，一開始也只是問我們在做什麼，後來就**索性要手錶、要錢**。我不理他們後，他們就爬回自己的屋頂；原以為可以安心繼續記錄了，沒想到**接著而來的是石頭的攻擊**。等原來向我們要 100Rs 的人上來後，他們才收斂了些。至此我才了解，那 100Rs 等於是保護費。

拿不到什麼好處的居民這會兒就在屋頂玩起自製的小風箏-約 10-15 公分長寬的塑膠布加一條細繩。日子還是可以如此悠閒、自得的過著。

下午，那三個人外加第四個又上來拋食物(上午剩的內臟)，經過多次努力外加吼叫引老鷹注意，老鷹們終於成群過來低飛搶食，而且一下來了**三百多隻**。

這也讓我想到自己曾在萬里，及在屏東帶一群科大學生向空中拋物而引來老鷹的注意甚至抓來寶麗龍在空中丟、抓給我們看的經驗，只要嘗試，牠們終究會對人的舉止有所反應。

我們的出現對他們而言也等於是天空掉下來的一塊肥肉，只看誰厲害能賺(騙)到最多錢罷了。

結束觀察與攝影後，400Rs 給屋頂的四個人，他們透露出還不夠的眼神，1200Rs 給 P。也違反上午所言，要我們多給一些。

然而，就如旅館服務生 Negi 老實、踏實、不貪求的工作，這兒也有老實人--- 我看的出來屋頂主人 Rambam 只不過是他們的一個棋子，我很懷疑他能分到多少錢。臨走前請梁幫我

與他及其子女合照，回國後再寄相片給他。

對印度的感覺已由第一晚的傷心、難過轉為心疼。

晚上，仍向同一個路邊小水果攤買水果。與其要把錢給出去，不如給這些老實討生活的市井小民。

這些市井小民也讓我聯想到在台灣辛苦找食物的老鷹。

(我心裡已打定主意：下次再來時會再見見這三個人。)

人、烏鴉、老鷹都靠這個城市討生活，即使再如何髒、亂，他們都願意住在這兒，這也難怪老鷹會在這樣的城市路邊停棲、築巢了。

日本的老鷹在很乾淨的都市裡由市民及遊客給食，與印度正好是兩個相對的例子供我們參考。

而如果窮困及富有、乾淨及髒亂的國家都有那麼多老鷹，那台灣算什麼？

第五天. 2001.12.31. Yamuna River 的生機

離新德里市中心並沒多遠，河邊是個貧民區，人直接在河邊大便然後用污濁的河水洗。我們要找個沒糞便的地點坐下來觀察是不可能的，所以 9 小時的觀察、記錄是在糞便堆中進行的。

9 小時中，老鷹共出現 540 分鐘、飛行 540 分鐘、停樹 540 分鐘、停電塔或電線桿 469 分鐘。老鷹最少 11 隻(10 時前約有 50 隻老鷹停在停菜圃地上不易見，等牠們飛起後才發現)、最多 400 隻，下午 13:50—14:10 間，共 625 隻分三批從高空往西北方遷移(幾乎是沿著河流飛)。河兩側的樹、電塔皆有老鷹在築巢(築巢 16 次、交配 3 次)。

一直到 11 時，我仍未看到牠們吃什麼，倒是河面的海鷗已有 33 人次拋食給牠們吃了——人們走路、騎機車、開三輪車、開小汽車來到橋面，有男有女、有獨自也有全家一起，拋或撒土司、餅乾。海鷗有在空中直接以嘴接食，也有在河面咬食。人們餵完後順勢把垃圾袋丟到河面，而河面卻也有另一群人筏著簡單的浮物(不能稱船)撿這些垃圾袋，然後集中到河邊整理(他們甚至睡在垃圾袋堆中)。當河面撿垃圾袋的人影響到海鷗覓食時，餵食的人會趕走他們。

人們丟到河裡的還有貢品——神像或其他我看不清楚的物品。

11 時後，老鷹也來河面取食——抓餅乾及一些很小無法辨識的食物。

一天下來，老鷹共在水面抓食 32 次、地面抓食 3 次，34 次在空中直接吃、在樹上及電線桿各一次。同時共有 75 人次拋食給海鷗吃。

當老鷹停在田圃的樹上時，田中也有人在工作、小孩在奔跑，人離老鷹停的樹不到 5 公尺，我試著往老鷹走去，看看能靠多近，但是離 30 公尺遠，牠們就飛走了。

牠們會認人吧，畢竟我並不與牠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而這一整天中也有一群約 80 隻的老鷹在同一片林子起起落落，似乎與築巢的老鷹不同群，一直到 16:30 才與在其他地點活動的老鷹一樣分批往西南方離去，在更早的 15:40，海鷗也開始分批往同一方向飛去。在河域活動的其他生物如：高翹行鳥、磯鶯、椋鳥、

、也逐漸離去。

鳥離開河到另一個地方睡覺，原來在此活動的人並不會全部離開，**全身烏灰不知多久沒洗澡的小孩子在垃圾堆裡找食物，在河邊自己生火，在非常小的小鍋子裡放生玉米及沙，用小棍子翻攪、炒。**

河的另一邊卻丟棄了很多蘿蔔沒人撿。

路邊小攤販以牛轉圈拉動轉軸擠壓連皮甘蔗汁，還外加蔬菜、檸檬混合，一杯才 5Rs.
我喝了兩杯。

P 只接、送，不陪我們，其中的時間他還可接其他生意，卻叫價 1500Rs. 等於那小販要盤腿坐一天賣 300 杯甘蔗汁。

其實若以一般路邊攔車，費用可能不到 300Rs。只因我們不知這橋名，而且還要請他載我們去找梁需要的充電用品(因電壓不同燒壞了攝影機充電器)。

我還沒來的及調整心情，車子已進入新德里市中心的霓虹燈及車陣裡，這裡看不到人力車，除了馬達三輪車外，都是大大小小的汽車。人雖穿得較乾淨整齊，樓房也較高大美觀，但是塞車及不斷的喇叭聲依舊。

與 P 道別，明天起我們自己再去闖其他的旅程，不想再讓他賺我們的錢。

就像河流般，自然的流動，有什麼看什麼，發生什麼就接受什麼。

第六天 • 2002.01.01 • **意外之旅**

上午由旅館沿路問路步行至舊德里，先經餵猴豬的小徑，上班族經過時有的自備食物，有的向小販買，餵牛後會摸牛的頭，豬吃掉在地上地上的食物，**猴子看到梁拿攝影機，不敢拿民眾給的食物，一直退到樹林裡。**

他們的花園(garden)幾乎都是樹，反而不見老鷹、烏鴉在其間活動。

我們沿路拿著地圖問路，三度進入舊德里，行人稱老鷹為 *chieli*(有別於之前的 *chiel*)，爭著在梁的攝影機前擺姿勢。**在短短 200 公尺間，馬路旁共數到 5 對老鷹在繁忙的人車頭頂自在的築巢。**

公園內，孩子打簡易板球、樹上停老鷹及烏鴉、地上有松鼠在奔跑。

坐人力三輪車到新德里，車子只能到某個街口，那彷彿是新舊交會處，也是人的階級分界線。20Rs 的車資，我給他 30Rs 並說: *happy new year*。

新德里就像許多現代都市般，有麥當勞、咖啡廳、乾淨的街道、、、，**老鷹也只是飛過**，我們也不想多停留，就叫了馬達三輪車去尋找 Ashok Kumar Verma 提到的 Kakrola 農村。
司機雖然對那個地方不熟悉，卻好心的依我們的需求在村內多繞了幾圈，我們只看到一對老鷹在交配，**村民也說：鄉村較少、都市較多。**

在趕回醫院補拍黃昏聚集的陸上，司機仍隨時在注意哪兒有老鷹，在 Kirti Nagar 跨鐵軌的橋上，他指著一群正低飛盤旋的老鷹—約有 30-40 隻。我們請他停下，梁急忙拿著攝影機去拍—**前景是車水馬龍，遠景是夕陽，中景是停枯樹及低飛的大群老鷹。**司機好心的要我們慢慢拍，他會等我們。

我也決定明天到此作一天的定點記錄，看看此群與前幾天記錄的老鷹有何不同、相同的

習性 •

拿起地圖請司機確定我們現在的位置，回旅館卸下較重的器材再去醫院數、拍黃昏聚集

• 想請司機明天一早來載我們去 Kirti Nagar 跨鐵軌的橋上，他說他住城市另一邊較遠無法那麼早趕過來，他的年紀與載我們去新德里的人力三輪車夫一樣比我們大，我們也多給他一些費用說：*happy new year* •

醫院旁的大樹仍有 150 隻老鷹聚集夜棲 •

這回也是 17:00 之後，沒警察來阻止我們拍照 •

從第一天被敲 60 美元後，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收穫，而這一切似乎都是老天安排好了一雖然行前有 Ashok Kumar Verma 提供的許多地點，但我們卻意外的發現更多可觀察的好地點 • 我想 Ashok Kumar Verma 也會很意外且高興 •

晚上，向旅館服務生道一聲：*happy new year* • 並給了一點額外的小費 •

真的是新的一年的開始了 •

第七天 • 2002.01.02 • Patel Nagar Station 月台上的老鷹巢

在 Kirti Nagar 跨鐵軌的橋上，從上午 8 時到下午 6 時共 10 小時的定點記錄中，老鷹共出現 600 分鐘、飛行 600 分鐘、停樹 600 分鐘、停路燈 56 分鐘、停屋頂 192 分鐘、停鐵路電線架 56 分鐘 • 最多出現 **104 隻**、停樹上最多 **50 隻** • 黃昏時刻有 154 隻分批往東北方飛離，另有 40 隻停在樹上夜棲 •

500 公尺半徑內一共數到 10 對進行繁殖行為包括：2 次抓枝、9 次交配、14 次入巢 •

巢樹大多在路邊、屋邊，**較特別的一個是在 Patel Nagar Station 的月台上 •**

火車在月台進出，老鷹也在月台中間的一棵巢樹進出，居民、路人、乘客也在鐵軌旁大便 •

鐵軌旁整日有人走動。橋上有行人、腳踏車、人力車、機車、三輪車、汽車、公車、牛車、馬車川流不息 •

一旦有車禍，則會聚集數十人圍觀一把車禍的人車團團圍住，看不到到底是誰出了車禍 •

而天空的老鷹也是這一群、那一群的，偶而也到路面抓食物或巢材 •

真的是天上地上各忙各的，彼此相安無事 •

晚上與水果販、旅館服務生 Negi 道別 •

有點不捨這樣的國家：

*富與貧、工作與閒逛、勞動與詐騙、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生物與人一起活
在同一個時空裡、\ \ \ *

第八天. 2002.01.03. 由印度到尼泊爾 • 由灰暗到明亮 •

短短 1.5 小時的飛行時間卻讓我們在機場及飛機上耗掉一整天 •

我們上午 8 時已到德里機場，但是**等待加上 8 道檢查、通關、\、的手續**，RA206.10:45 的班機遲至 14:10 才起飛。到加德滿都上空後，又因中亞領袖會議在加德滿都舉行，機場正在迎接貴賓，我們在天空繞了好幾圈。見到 Lok 時已近黃昏。

在飛機上俯覽，由印度一片**灰濛濛又多房子的黃土地**進入尼泊爾喜馬拉雅山脈**清晰少房子的高山河谷**，落地後又有 Lok 親切接機、安頓進駐一晚 16USD 有暖氣的 Hotel Marshyandi Mandala 旅館、介紹尼泊爾民情、招待晚餐、找最便宜的國際電話撥接店、參觀他的旅行社 (比印度的舒適有人味、資料隨意拿)\、\、\、心情立顯不同，安心多了。**而我們並不需付他導遊費。他是台灣朋友的態度在對待我們。**

攤開由台灣帶來的加德滿都地圖，向 Lok 說明我們打算明天先去猴廟--四眼天神廟 (Swayambhunath Stupa—荒野李翠娟建議的地點)觀察一天十小時，以了解整個加德滿都谷地地形及老鷹在谷地的活動狀況，再決定另外四天的行程。Lok 很驚訝我們有此地的地圖且知道四眼天神廟有很多老鷹。他說老鷹一早就停在廟前的樹上，但牠們並不睡在那兒。與他約好明天一早 06:30 出發，07:00 到觀察點，此地日出時間約為 07:00，本以為會與他的作息時間衝突，他卻表示他每天都是這麼早健行上猴廟再下山上班。

此地路面崎嶇不平，也有乞丐、遊民、垃圾，但是，人的第一印象卻和善不會像印度人那般令人感到不安、不知要相信誰。

第九天 • 2002.01.04 • 老鷹與人都在朝聖

Lok 看到梁的攝影器材楞了一下，他與梁輪流拖著笨重的器材上山，沿路可見老鷹由同一方飛往河邊或廟。我們避開有 365 階的正門，繞山坡到較高的後門，比預估時間晚了半小時，在廟前送他基隆鳥會的老鷹 T 恤及野鳥月曆。**他陪我們一段時間後才離開，離開前還買了早餐請我們，並請我們不要客氣，有什麼需要都可打電話請他幫忙。**

老鷹停棲的大樹離廟前遊客常駐足觀景的廣場不到 30 公尺，可是大部分的遊客並未注意到牠們的存在，人們大都瀏覽整個加德滿都谷地並拍照，然後被我們的攝影、望遠鏡裝備吸引才跟著看見眼前的老鷹。遊客來自不同國家，有歐洲、美洲、亞洲、當地人、西藏、\、\、有的是健行，有的是朝聖，有的只是觀光。老鷹摺頁及望遠鏡成了我與他們互動最好的媒介。尤其是當他們第一次透過望遠鏡看老鷹時，皆露出難以相信的眼神。

而老鷹對人群的觀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老鷹數量由上午每小時的 32、34、44、41、92 隻漸增至下午的 172、165、244、292 隻，四時之後減至 100、16 隻。停樹上的隻數也有類似的變化：32、22、21、85、100、165、244、292、100、14。17:30 之後 0 隻。

12 時至 16 時之間像是牠們來此朝聖、休息的時刻，用望遠鏡由此處望出去，也確實可見谷地的河流走向、各主要廟宇及皇宮，**牠們在此處應該也可隨時了解每個鷹群的動向。**

Lok 說：政府不允許蓋大樓，因為會擋住各個廟宇。

老鷹停樹上時，**偶有猴子故意搖樹想趕走牠們，有時老鷹會起飛換樹，但大都時候是不理牠們。16 時之後老鷹分批往河邊作睡前最後一次的覓食，然後往清晨來的方向飛去。**這個方向正好符合一位當地人所說：**他們分不同群睡在村子裡的樹上而非山上。**在地圖上標

示老鷹覓食的河邊及最後飛去的位置，計畫明天去河邊作一天的記錄，後天去尋找、確定牠們的聚集夜棲地。

總計十小時的記錄，老鷹共出現 600 分鐘、飛行 531 分鐘、停樹上 600 分鐘。只出現一次抓枝行為。在廟前並無覓食行為。

牠們的形體大小、顏色與台灣的幾乎一模一樣，但有少數的腳色是橘黃色。

晚上，Lok 問我們進行的如何、何時再見面。我約他明晚見面，想請他後天租車協助我們找老鷹的聚集區。

第十天 • 2002.01.05 • 萬物賴以維生的河流

依著昨天在地圖上標示的地點，我們由旅館走到 Maruhi 的 Vishnumati River 河邊，那兒有小吊橋、小廟、一二層樓的住宅、小型屠宰場、崎嶇小路。河寬約 20-30 公尺，只有印度 Y.R. 的 1/4-1/5。但一樣髒。烏黑的河水有牛、鴨喝，居民洗腳、洗鍋子。河邊也是居民大便、屠宰場丟棄動物內臟、糞、腸中消化物的地方。老鷹、烏鴉、豬、鴨、雞就在這裡覓食。

由 07:00 至 17:30 共 10.5 小時的紀錄，老鷹共出現 630 分鐘、飛行 630 分鐘、停樹 630 分鐘。停屋頂及地面各 30 分鐘。

每小時出現最多隻數變化為：

75—82—88—85—96—70—20—24—84—84—158—0。

牠們從 12:10 起即分批離開往四眼天神廟飛去，15:20 再陸續回來，與昨天廟前的紀錄有相關性。

每小時停樹上最多隻數變化為：

70—76—63—64—58—37—7—4—5—8—2—0。

下午停棲數量較少是因為它們在下午覓食的次數大於上午：

10.5 小時中共在河邊覓食 208 次、河面覓食 14 次。12 時之前共覓食 87 次，13 時之後共 135 次，其中的 121 次是集中在 15-17 時之間。

較特別的覓食行為是：約有 30 隻直接停在河邊與烏鴉搶食(在紀錄覓食次數時僅各算 30 次)。而當烏鴉被老鷹或狗驚飛起來時，那只能用烏雲遮天來形容。

17:00 之後，共有 521 隻分批由觀察點東南方盤起往東北方飛去。這也讓我們更篤定明天要尋找牠們聚集夜棲地的大致方向。

在一天的紀錄中也有居民、行人駐足看我們，但大都只是看，很少問東問西。

倒是豬對梁的器材袋很有興趣，用鼻子猛嗅一番。

一整天空氣中瀰漫一股腥臭味，我的肚子不舒服、噁心，加上氣溫由清晨的 0 度升至下午的 20 度，我疲倦、感冒、結束觀察時終於拉肚子。

晚上我請梁及 Lok 吃晚餐並討論次日的行程：清晨到河邊錄音、到 Lok 幫我們問到的垃圾集中地、四眼天神廟下仰角拍老鷹於廟前飛行、黃昏尋找聚集夜棲地。租車一天含司機費 25USD。Lok 陪我們但不收導遊費。

第十一天 • 2002.01.06 • 馬路邊的聚集棲地

我頭痛、發燒、拉肚子，大部分時間都在車上休息。

河邊的老鷹今天反常的不像昨早那般愛叫，廟前也未拍到滿意的畫面，梁明天需要再花一些時間錄音、補拍。反正我身體狀況不太能再做整天的定點觀察，剩下的兩天就以他的拍攝、錄音為主。

Lok 幫我們找到的垃圾集中地確實有很多老鷹停在樹上、電塔上，像是在等待什麼似的。他說下午會比較多，我想：改天下午再來看看。

下午三點過後，我們開車找尋老鷹的聚集區，依前兩天所判斷的方向，我們運氣很好的只找二個點即看到牠們在 **Golkhupakha 村落大馬路旁的小樹林聚集停棲**。四時之後每十分鐘陸續回來的累積隻數如下：

20、26、30、51、77、88、104、164、248、358、470。

才三天的時間就出奇順利的記錄到加得滿都老鷹的覓食區、休息區、聚集區，晚餐換由梁請客。

晚上吃頭痛藥，早早躲入棉被休息。

新店守護員(也是荒野及慈濟義工)大冠鷲、藍鵲夫妻及我的乾女兒小君很巧的在我身體狀況最不好的時刻由台灣打電話來關心。半夜，我流汗熱醒(當地戶外溫度可能只有零度)，燒退、頭不再痛。

第十二天 • 2002.01.07 • 一棵樹睡384隻老鷹

因為仍在拉肚子，外痔流血，我上午留在旅館休息，梁去河邊錄音。他也開始流鼻水。

下午再一起去猴廟下方補拍畫面。然後再至聚集點補拍聚集畫面。

這回，我只計算一棵樹有多少隻老鷹回來停棲，由 16:50-17:50 每十分鐘累積如下：

80、126、168、213、331、384。

這是我記錄老鷹十年來第一次在一棵樹上數到這麼多老鷹—**384隻**，而全台灣總數才不到**200隻**。

居民圍觀，我拿望遠鏡給他們看，他們也是驚訝的表情說：怎麼變那麼近。

晚上，我夢到我成為老鷹在天空自由飛翔，尋找綠衣朋友。

過去曾密集做類似夢的時期是在 1992 年遇見外木山那群老鷹時。

第十三天 • 2002.01.08 • 500隻老鷹在垃圾場

上午逛旅館所在很有名的 Thamel—遊客、旅館匯集區，有各種旅遊、登山用品店，也有各國風味的餐廳。

下午，我們去 Vishumati River 與 Bagmati River 交會處的垃圾集中地記錄、拍攝。由 14:30 至 16:30 每 30 分鐘最大量紀錄如下：

14:30—160隻、107隻停樹上、28隻停電桿或電線。

15:00—173隻、72隻停樹上、30隻停電桿或電線。

15:30—390隻、200隻停樹上、100隻停電桿或電線。

16:00—400隻、200隻停樹上、100隻停電桿或電線。

16:30—約500隻、100隻停樹上、200隻停電桿或電線、100隻停垃圾場土堆或地上搶食

、100 隻低飛搶食

(場內工作人員不准架拍攝，所以無法取得老鷹大群覓食的近距離畫面，明年可能要再來一次並請 Lok 協助溝通)

牠們停的樹就在住宅區裡，居民在裡頭走動時牠們沒什麼反應，一但我們走進去，牠們就群飛而起。

17:00，我們趕回旅館屋頂紀錄由各地飛往聚集區的老鷹總數，Lok 陪同。

以下是每十分鐘的累積最大量：

23、151、401、459、590。

牠們分往兩個方向飛去，主群就是往我們記錄兩次的地點，小群飛去的地點意外的正是我們前天尋找聚集區時去的第一個樹林。

我們運氣很好，從印度到尼泊爾這一路下來，總是憑著機緣遇見成群老鷹覓食、聚集、休息以及築巢。也意外的隨著老鷹看見文明背後的另一面。

就像當初遇見外木山的那群老鷹後，我開始重新走訪那生活三十多年的土地，重新去聽老一輩的人談農村時代的老鷹記趣。

對印度、尼泊爾人而言，牠們的存在於他們身邊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就像我們現在看身邊的麻雀、烏秋般。

人總是必須在失去後才開始追憶？

Lok 說我們記錄老鷹覓食、停棲的 V·R·河畔將於三年後開始轉變成整齊、有柏油路面的大道，那條橫跨於其上的小吊橋也會改建成可通行各種車輛的大橋。

有 500 隻老鷹聚集、停棲、覓食的垃圾集中地也將遷至 20—30 公里外的山區—因為髒亂必須遠離文明都市。

我彷彿看見台灣老鷹的過去，也看見尼泊爾老鷹的未來。

但是，台灣老鷹的未來會是什麼？

像印度、尼泊爾？或香港、日本？

第十四天 • 2002.01.09 • 繁複的機場檢查手續

TG 320 準時由加德滿都起飛，也準時接上由曼谷起飛往香港的 TG 602 班機。於晚上 22:45 抵香港。Etta 夫婦接機並送我們到住宿的黃太太家。

在加德滿都機場，我體驗到繁複檢查的過程，比離開印度的 8 道手續還複雜：

進機場廣場要排隊檢查文件或機票，Lok 事先申請了文件才能開車送我們進去。

進機場大門要有機票，Lok 也就只能送我們到此。他特別交代進去後還有哪些手續。

繳機場稅。

掃描托運的行李。綁上表示檢查過的帶子。

辦理登機證。

上電梯還要再檢查有無登機證。

通關。

行李紅外線掃描。

打開所有行李，一一檢查並在登機證上蓋章，不論紅外線掃描器有無顯示異狀。
進、出候機室檢查登機證 2 次。
上飛機再打開行李檢查。
一共 11 道手續。

第十五天 • 2002.01.10 • 貧瘠的土地

雖然在出國前有旅行社的朋友說我們要去的印度是比大陸更可怕的地方，而在尋找印、尼老鷹的旅程中，梁卻常提到他所了解、親身經驗的大陸經驗——會爲了你身上的錢而要你的命，在偏僻的旅館會有黑道拿著槍抵著你的頭強迫你叫小姐，所以在進入大陸前，我們只換一點點人民幣，並把剩餘的美金留在 Etta 家。

由香港搭 09:25 火車到廣州，廣州火車站前滿滿的人群席地而坐等候買車票及進車站的景；換巴士往陽江，巴士卻中途停駛等下一班車載我們，250 公里開了 5 小時，到陽江已 18:30，在這約 400 公里的旅程中，**沿路經過旱田、菜田、水田、水池、河流卻只數到 2 隻燕子、1 隻鵝、2 隻不認識的鳥！沒有見到熟悉的白鷺鷥、烏秋，當然也沒有老鷹。**

晚上，一直到半夜一兩點，旅館服務生打了十幾通電話問我們要不要叫小姐。
心想，明天就回香港吧！

第十六天 • 2002.01.11 • 一線之隔 • 天壤之別

由陽江往海陵島沿路仍有河、田、海、泥灘地，也只數到 2 隻鳥。

狗、貓吃兩斤送一斤的招牌及處處林立的大排檔餐廳已告訴我們這一切現象的答案。

我們決定趕回陽江搭 09:00 往香港的直達巴士，連同大陸出境、香港入境檢查時間，一共七小時，途中跨越有名的虎門大橋，廣闊的河面依然未見一隻鳥。

在大陸境內，各山頭皆是同一種樹林，顯的很單調。一進香港，頓覺環境活了起來：林相多樣、成群白鷺鷥、路邊樹林有鳥停棲、空中有老鷹飛翔。

除了中國人什麼都吃的因素外，**這會與香港曾被英國統治過有關嗎？！**

第十七至二十一天 • 2002.01.12-16 • 另一個旅程的開始

在這剩餘的五天內，除了陪香港麻鷹小組進行聚集區老鷹同步調查外，梁拍聚集畫面、錄聲音、找市區內適合拍攝老鷹在高樓旁飛翔的地點，**我則試著尋找可能的繁殖區，以備未來有可能做兩岸三地老鷹棲地環境比較。**

雖然發現數個地區有老鷹築巢、交配行爲，卻無法直接目視巢位。不過也發現香港的老鷹除了在社區、樓房邊築巢，也有的是在較不易觀察的山區築巢。

在尋找亞洲鄰近國家老鷹的旅程中，我看見牠們的共通點及不同處，我同時也看到老鷹與人的關係的一致性以及人與老鷹的關係的不一致性。

牠們都依賴人類，食物、巢材以及在空中玩丟抓遊戲的物品都主要來自人類。但在不同國家，牠們與人的距離卻明顯的不同，有的吃、住、築巢皆在城市裡，有的吃在城市裡卻要到遙

遠的山區睡覺、築巢·有的就在路邊垃圾堆、屠宰場取食，有的直接在空中抓取人們向上拋的食物，有的卻要到處飛行尋找人們無意間提供的食物·

印度、尼泊爾稱牠們為 **Chiel**-如老鷹的叫聲

香港稱牠們為**麻鷹**-依其羽毛色澤吧?!

台灣稱牠們為**來葉**或**厲翼**-有如飄來的葉子，**輕飄飄**，或如會抓小雞的**厲害翅膀**

日本稱之為 **Tobi** 或 **Tombi**-意如 **to jump** 跳躍、**to fly** 飛行

剛好分別依老鷹的**鳴叫**、**色澤**、**感覺**、**行為**來稱呼牠們，

不同的稱法似乎也意味著人對老鷹的認知、了解以及對待·

印、尼因為就在身邊吃、住、築巢，每天聽牠們的叫聲，不需特別注意牠們的特徵，所以直接用牠們的叫聲稱呼牠們?!

香港因為冬天特別多，所以特別注意牠們的羽色而以其較多的幼鳥、亞成鳥背部的色澤稱呼牠們?!

台灣在農村時代因為看牠們成群低飛、輕飄飄如葉子，且會抓小雞讓人們又恨又愛的，所以稱牠們為來葉或厲翼?!

日本呢?什麼因素讓人們稱牠們為 **Tombi**、**Tobi**—**to jump**，**to fly**·是因為人們常拋食物而很容易看見老鷹從路邊的停棲點跳躍而起、飛行至頭頂抓食之故?!

如果牠們一直是這麼依賴我們人類，且又會與人們互動，在台灣的我們除了拿著望遠鏡遠遠的望著牠們之外，應該還可以做點什麼，在牠們與我們之間?!

我尋找、拜訪其他國家老鷹的旅程仍將持續，不只亞洲，還將逐漸擴及歐洲、非洲、澳洲·

致謝：

感謝基隆鳥會黑鳶基金贊助此次旅程費用(捐款人: 賴榮孝、李翠娟、柯惠珍、陳美玲、林志卿、李慧淑、王鶯玲、林怡嫻、郭玉純、王美蘭、曾芳美、王瑞瓊、吳榮旋、李慧娟、李正仁、高旗、林秀麗、\ \ \ \ \ \ \ \)

台灣猛禽會林文宏、荒野保護協會李翠娟於行前提供有關印度、尼泊爾黑鳶相關資訊

台灣猛禽會秘書長王誠之協助聯絡亞洲猛禽會尋找人力支援、資訊

基隆鳥會柯惠珍介紹豪福旅行社的洪麗容及小馬於行前提供有關印度、尼泊爾旅遊相關資訊

印度猛禽會 **Ashok Kumar Verma** 在行前提供印度部份參考地點

那魯灣旅行社張瓊方協助辦理簽證、機票

印度三輪車司機 **Pappu** 協助找到一天只要 200Rs.的旅館、導覽找到有很多黑鳶的舊德里及 **Y.R.**

高林助介紹尼泊爾 **Travel Link Services** 的負責人 **Lok** 接待、安排旅館

基隆鳥會提供黑鳶紀念 T 恤及野鳥月曆贈予尼泊爾接待的 Lok

香港 Etta 夫婦接送、安排旅館、部份行程、招待晚餐

香港小小麻鷹調查員陳天樂的家長－陳蔚超、曹淑華夫婦招待晚餐

新店守護員(也是荒野及慈濟義工)大冠鷲、藍鵲夫妻及我的乾女兒小君很巧的在我頭痛、發燒、腹瀉的時刻由台灣打電話到尼泊爾關心

大冠鷲、藍鵲夫妻機場接送。